



漢語史與
中國古典文獻學
研究叢書



四川邛崃油榨 方言記

崔榮昌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四川大學『2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項目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四川邛崃油榨方言記

崔榮昌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四川邛崃油榨方言記/崔榮昌著. —成都: 巴蜀書社,
2009. 12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ISBN 978-7-80752-411-3

I. 四… II. 崔… III. 西南官話—方言研究—邛崃市
IV. H172.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9) 第 109194 號

四川邛崃油榨方言記

崔榮昌 著

Sichuan Qionglai Youzha Fangyan Ji

責任編輯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 (028) 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 (028) 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 (028) 85011398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張 14

字 數 340 千

書 號 ISBN 978-7-80752-411-3

定 價 34.00 圓

本書若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工廠調換

《漢語史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編委會

主 編：項 楚

編 委：周裕鍇 祝尚書 俞理明

沈伯俊 蔣宗福 張 勇

楊文全 段志洪 楊宗義

秘 書：劉長東

前 記

我的導師

又是一個新年，又一次奉讀導師的手書：“您新發表的文章，我拜讀了。這篇文章綜論四川方言研究的情況，很有見地，極好！”“您要用《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一書，我手頭無貨，您可致函湖北教育出版社去要，也許他們還有。”左下角是師母龍婉芸的親筆：“黃老師是在中大醫院給你寫此信，他是去年 12 月 5 日進院的，因為腦栓塞後遺症，行動不靈，需要通一通血管，你看此信的字迹亦會瞭解。”凝視着那熟悉的、剛柔得體、樸實清晰的文字，我的思緒從巴山蜀水又一次飛到了越秀山下。它使我回想起三十多年前在珠江河畔、康樂園裏、導師門下進修學習的那些令人難以忘懷的日日夜夜。

1962 年秋天，我從川大中文系畢業，留校擔任漢語方言學的教學。教研室主任張永言老師說：“方言學是從事語言教學和

研究的基礎，要學的東西很多。我有一位朋友在中山大學教方言學，現介紹你去他那裏學習。”翌年3月，我懷着新奇和希冀，遠離親人和朋友，告別錦城，隻身赴南國，在春色滿園、姹紫嫣紅的中山大學開始了爲期一年半的進修生活。

第一次拜見導師是3月11日。那天我辦完了所有的手續，晚上7點去東北區宿舍34號。一位阿婆用粵語指點我，“黃家教先生”住那兒。我剛叩門，一個細佬哥（小男孩）就迎了出來。導師剛用過晚餐，正在客廳裏擰收音機。見我進去，熱情地伸過手來，握手，叫坐，瞥見我胸前的校徽，興奮地說：“你就是四川大學的”。師母從廚房出來，微笑着遞給我一杯香茶。導師是廣東澄海縣人，四十來歲，一米七八的個頭，身材魁岸，濃眉大眼，豁達大度，熱情健談，言語舉止幽默風趣。同學們都喜歡他，親切地尊稱他“黃老”。初次造訪就給我留下了永生難忘的印象。問到川大的張永言老師，導師說：“纔30多歲，能精通幾門外語，古文基礎那樣扎實，極爲難得。”“黃老師和你們張老師是好朋友，”師母插話道，“還有廈門大學的陳世民。”導師補充道。解放初期，他們在中央民院學習，三人同住一室。談到我的學習，導師說：“這學期聽三門課：漢語方言學、普通語音學、漢語語音史。練普通話、學廣州話、學外語。‘參觀’方言課輔導。暑假去韶關調查。看看粵劇。”那晚談了很多很多。最後囑咐我要常去，他吃飯時可以去，他有客人時也可以去，儘量隨便些。

導師1943年考入中山大學文學院，受業於王力、岑麒祥、方光燾、楊樹達、商承祚、嚴學窘等著名語言學家，是王力親自

創辦的語言學系的首屆畢業生，1949年獲中山大學碩士學位，主要致力於漢語方言學的教學與研究。他常說，水漲船高，從事語言教學與研究，一定要有深厚的根底，要重視田野調查，注意理論同實踐相結合。1963年暑假，導師帶領我們去韶關調查方言。回中山大學後，我參加了調查資料的整理，在導師的指導下完成了《韶關本城話初探》。音韻學家方孝岳先生對這篇論文給了極高的評語：“對韶關這樣一個複雜的語音系統，初步整理得這樣好，簡直是一種奇蹟。不特補充方言調查中的空白，而且對於語言交流所起的影響，闡發詳明，有助於漢語史研究，功勞相當大。陽入韻不僅為陽聲過渡到入聲之現象，也即是過渡到陰聲的現象。過去音韻學家所謂陰陽通轉以入聲為樞紐，於此得到證明。韶關此種同類的陽聲韻多已轉為陰聲（此意似可加入），可見。此文應即發表。”時隔20年，該文以導師和我合作的名義，於1983年發表在《中國語文》第2期上，事後導師還給我寄來一半的稿酬；1986年、1996年導師還將它收進中大中文系主編的《古文字學與語言學論集》和導師的《語言論集》，以此作為中大與川大，亦即導師與學生的友誼的象徵。

在中山大學進修的那些日子裏，不分課內課外，導師對我的思想、業務、生活一直從嚴要求，耐心指點，關懷備至。叮嚀我要定期向母校彙報，要積極參加政治學習，要同中大的青年同志交朋友。為了豐富我的進修生活，導師還同我一起進城去看球賽，看演出，去越秀山看菊展，去花縣瞻仰洪秀全故居。每逢端午、中秋、春節，我都是在導師家中度過的。多少次品嚐着阿婆和師母親手做的洋溢着廣州風味的“餸菜”，享受着導師全家給

鍾、劉等姓自稱湖廣人湖南人，講老湖廣話；還有就是彼此都通用的湖廣話四川話。兒時的我因為浸泡在這三種方言之中，所以當聽到父輩講廣東話時，不假思索地會自動轉換為湖廣話和老湖廣。然而，從我們這一代起已經不講祖傳的廣東話了，而是說一種深受廣東話影響的湖廣話，比如口音中“黃王”不分，“一魚”相混，“元言”同音。兒時的語言熏陶給我後來的學習和交往帶來了諸多不便，進縣城上中學時，被同學們取笑為土俗；大學上語音課記音時連連丟分；這“方言”一度成了我人生之旅的包袱，影響着我的思想情緒和社會交際，甚至關係着我對未來工作的選擇。我能學好語言課嗎？我能在大學講臺上教學生現代漢語、普通話嗎？我曾經因此而失去自信，不知道這“方言”在我的生命中意味着什麼？

我的理想原是做一名鄉村小學教師。由於家境貧寒，加之兒時養成的內向性格，我的中學生活充滿着艱辛和苦難，缺衣少穿，吃過“對時飯”。為了能儘快地承擔起養家糊口、孝敬父母的重擔，我曾報考中師，企盼提前工作當一名小學教師。後來學校決定我直接升入高中繼續學習，做一名小學教師的希望就此成了泡影。我第一次知道，人啊，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高中時我喜歡生物，曾參加月光花與紅薯藤的嫁接實驗，一心想着學農；語文老師以我文章寫得好，畢業時勸我學文，報考川大中文系，這是我人生中的又一次轉折。蒼天啊，生命的方舟要將我帶向何方？

我從來就沒有想過做一名大學教師，更沒有想過把“方言”作為我今生的事業。那時的中文系僅設有一個漢語言文學專業，

學中文搞創作、當作家是同學們普遍的理想追求，我亦如此。誰知讀大四時，我被分在了語言組，很不情願地上了“船”。語言枯燥乏味，是個冷門。特別是我，分辨語音能力極差，聽音、記音常常出錯，成績自然很不理想。沒想到講授方言課的陳紹齡老師像發現了新大陸一樣，對我的“廣東話”倍感興趣。在他的悉心指導下，我完成了畢業論文《威遠客家方言詞彙調查報告》，導師還給了我“成績優秀”的評語。我們 57 屆畢業分配特難，我填的 5 個志願全是部隊、北京或鐵道部，可宣讀名單時，第一個留校的竟然是我。當時我的心都快要炸裂了，臉霎時紅了。不知今後的人生之旅蘊涵着什麼，內心頓時涌現出無限的空虛。同學們都盯着我，似乎爲我祝賀！而我卻一心一意戀着外地、盼着北京，命運之神爲何不滿足我的心願呢？

不是你去選擇工作，而是工作選擇了你。留校擔任漢語方言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就這樣成了我人生的坐標，而且那家鄉的方言土語竟成了我爾後進行調查和研究的豐富資源。

一切都是緣分。人在旅途，時時會有人啓悟你，激勵你，幫助你，給你指引方向。教研室主任張永言先生說：“方言學是從事語言教學和研究的基礎，要學的東西很多。我有位朋友在中山大學教方言課，現介紹你去進修。”1963 年 3 月，我被選派去了廣州中山大學，在黃家教先生門下開始了爲期一年半的進修生活。我選修了相關課目，編寫了講義，參加了韶關方言調查，在先生指導下完成了《韶關本城話初探》。時隔 20 年，該文以導師和我合作的名義，於 1983 年發表在《中國語文》上，後來還收進了中大《古文字學與語言學論集》和先生的《語言論集》，以

此作為中大與川大、導師和學生的友誼的象徵。1964 年秋天，我第一次給中 60 級學生開出方言課，因為“四清”運動，僅行課 10 周就夭折了。十年浩劫，方言教學停了。我教過中學，給工農兵學員講過《語法邏輯修辭》。說來也巧，那本《語法邏輯修辭》居然成了當時中小學語文教師難得的參考書，印行了幾萬冊；我也因此應邀在社會上講授語言、寫作知識，還參加了杭州大學等十院校《邏輯學》教材的編寫，成了邏輯學會會員。邏輯學、修辭學同現代漢語一起被列入了我那些年所開出的主要課目，同時促成了《邏輯學》《邏輯矛盾與修辭矛盾》《科技寫作基礎》三本教材的出版。

1979 年，由李榮先生主編的《方言》雜誌創刊了，它為方言工作者開闢了一片新天地。我教學研究的重心纔又正式轉向方言，重新編寫教材，再次開出方言課，進行田野工作。省廳的李錫梅同志因為工作需要曾來選修方言課，並參加了儀隴客家話的實地調查。以後的十多年裏，在錫梅和她下屬單位的大力支持下，我利用寒暑假相繼到過六十多個縣市鄉村開展方言文化的歷史和現狀調查，積累了田野工作的翔實資料。1983 年冬天，四川電臺科教部沈學方同志約請我給《知識廳》節目寫兩篇介紹四川方言的文章。我左右為難，想了好些天，最後決定把移民來源跟方言的類別聯繫起來，將四川方言同四川人結合起來，終於完成了《四川人和四川方言》《四川的客家人和客方言島》兩篇廣播稿（1984 年 3 月）。正是這兩篇廣播稿為《四川方言形成初探》奠定了基礎。“初探”成文後曾提交省語言學（1984）年會徵求同行意見，並於 10 月 10 日呈送李榮先生和《方言》編輯

部。我同李生素昧平生，僅在文稿上寫了 10 個字：“李榮先生，敬請批評指正。”不久即喜獲先生來信：

崔榮昌同志：

大作《四川話的形成》收妥，望能再寄兩本來，我們考慮在明年（今年第四期已發排，來不及）的《方言》發表。具體的修改意見下回再提。

致

敬禮！

李榮

1984 年 10 月 16 日

11 月 10 日，我收到《方言》編輯部來信及李榮先生的修改大稿。大稿是 10 月 30 日改畢的。李先生很謙遜，說他的意見僅供參考。初次同先生聯繫，就得到了他的親筆回信和中肯的意見，內心充滿了無限欣喜和敬佩的情感。1985 年冬天，錫梅就中江、金堂的“老湖廣話”進行了田野調查，收集了相關資料。後由我執筆寫成《四川境內的“老湖廣話”》，呈送《方言》編輯部。李先生得知後再次來信：

崔榮昌同志：

你好！來信收到。

1. 你上次寄的材料及李錫梅同志寄的材料都收到了。
2. 關於四川省境內客家話、老湖廣話和永州腔以及其他非

西南官話的分佈範圍，請寫一簡單的總說明寄給我。

敬禮！

李榮

1986年3月16日

我遵囑回信並附上一幅方言地圖，後來李先生將它題名為《四川省西南官話以外的漢語方言》，連同《四川境內的“老湖廣話”》一起發表在《方言》1986年第3期上。李榮先生對後學的關愛、鼓勵和扶植，一直讓我銘記在心。

無求而得，我們的論文受到了海內外同行學者的重視。1986年底，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何大安博士依據《四川境內的“老湖廣話”》中的有限資料，發表了《論永興方言的送氣濁聲母》，文中說：“永興、竹篙兩個方言讓我們看到了方言接觸和結構變遷的許多重要現象，很值得我們繼續探究。我非常希望有機會接近這兩個方言或其他‘老湖廣話’的朋友們，能夠多注意和研究這些方言，讓我們對方言的行為，有更多的瞭解。”四年後，我們在書信中相識了。正是大安先生的鼓勵和支持，使我得以完成《四川境內的客方言》1993和《四川邛崃油榨方言記》1994兩本書稿。《四川境內的湘方言》作為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田野工作報告之一，也於1996年順利出版了。1987年12月，我去廣州華南師院參加中國語言學年會，有幸見到《中國語文》主編侯精一先生。侯先生拍拍我的肩，隨和地說：“你為什麼老給《方言》寫文章，不給我們寫呢？記住給《中國語文》也

寫點文章。”因教學忙碌，時過六年《四川方言研究述評》纔在《中國語文》1994 發表。後來精一先生主編《現代漢語方言音庫》，還來函約我擔任《成都話音檔》編者。功夫不負有心人，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項目的“音庫”榮獲了第四屆（2002 年 11 月）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優秀獎。

在我的人生旅途上，在我從事四川方言的調查和研究中，關心我、鼓勵我、支持我的前輩、時賢、同道、朋友很多，他們對我的信任和恩情，我將永誌不忘。

要為自己而存在。回顧昨天，如夢初醒。從我呱呱墜地、牙牙學語開始，就注定了今生今世要和漢語方言打一輩子交道，方言是我的命、我的根，與我形影相隨。也是從呱呱墜地、牙牙學語開始，真誠、善良、忍耐、勤奮樸實、開拓進取，一種祖祖輩輩形成的客家精神就這樣自然地注入了我的血液，成了我人生旅途中忍辱負重、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動力。

天道是公平的，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值得慶幸的是，在四川方言的調查和研究中，我不僅得到了有緣人的指點和幫助，而且走了一條自己認定的路。這條路上儘管布滿荊棘，一路風霜雨雪，有許多冷遇、失落、屈辱、遺憾，然而我充滿着自信，始終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心得、自己的體悟，找回了真正的自己，終於走過來了。在父老鄉親面前，我是一個小學生、畢恭畢敬的小學生，虛心地向他們請教；在田野工作報告裏，我真實地記錄了他們的歷史和方言，在這個領域內，在我所熟知的小天地裏，我仍然是一個學生。我像學生一樣去探索巴蜀語言的分化、融和與發展，解答四川方言的形成，揭

示四川境內的湘方言，整理四川境內的客方言，編錄成都話音檔，記錄邛崃油榨方言，論述四川方言與巴蜀文化的關係，這就是我——一個客家子弟所呈上的幾份答卷。謹此敬獻給巴山蜀水的父老鄉親，敬獻給天府之國這一片飽含深情的沃土！

由於歷史上的幾次大移民，特別是清代的“湖廣填四川”，使得在四川居民祖籍的比例中，以楚省或湖廣爲首的南方省籍佔了十分之八，這就造成了四川境內各類方言並存和相互融合的情況。半個世紀以來，我們對四川方言的調查和研究已經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然而，面對四川方言的複雜局面，即強勢方言的發展以及弱勢方言的逐漸消亡，我們尚有許多工作要做。省市有關部門曾多次約我編撰成都市方言誌和四川省方言誌，因爲種種原由而未能成行。這是我至今仍然感到遺憾的。

值此《四川邛崃油榨方言記》印行之際，寫下這些，以作前記。

崔榮昌 謹誌

2006年6月28日於四川大學

目 錄

前 記	(1)
我的導師	(1)
四川方言調查研究的回顧	(5)
壹 概 說	(1)
1.1 邛崃概況	(1)
1.1.1 位置、政區、面積、人口	(1)
1.1.2 臨邛自古稱繁庶	(2)
1.1.3 西漢風情今猶存	(3)
1.1.4 物產豐富的邛崃	(5)
1.2 邛崃人口源流	(6)
1.2.1 歷代文獻的記載	(6)
1.2.2 民間族譜的記載	(8)
1.3 邛崃方言	(11)
1.3.1 邛崃（城內）方言的調查	(11)
1.3.2 調查邛崃油榨話的緣起	(13)

1.4	油榨方言特點	(14)
1.4.1	語音方面	(14)
1.4.2	詞彙方面	(22)
1.4.3	語法方面	(32)
1.5	油榨話的歸屬	(40)
貳	油榨話音系	(43)
2.1	油榨話的聲韻調	(43)
2.1.1	聲母	(43)
2.1.2	韻母	(44)
2.1.3	聲調	(45)
2.2	兒化、變調、變音和異讀	(46)
2.2.1	兒化	(46)
2.2.2	變調	(48)
2.2.3	變音	(50)
2.2.4	異讀	(54)
2.3	油榨話聲韻調配合關係	(59)
叁	油榨話同音字彙	(64)
肆	油榨話詞彙	(122)
4.1	分類詞目	(122)
4.2	詞彙正文	(125)

伍 油榨話語法·····	(401)
附 錄·····	(421)
引用書目·····	(421)
作者主要論著·····	(424)
邛崃方言調查示意圖·····	(426)
音標表·····	(427)
書 後·····	(430)